

灯下漫笔

月华如水，静静地流淌在龙城太原的轩窗上。望着这一轮清辉，心中蓦然浮现出杜甫的诗句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

这清冷的光，总让我想起稷山师范校园里被岁月浸润的那排梧桐，深扎根系，默默生长，守望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，站立成永恒的风景。教育或许就是如此——我们种树，却不是为了在树荫下乘凉；我们点灯，只为照亮后来者的路。

在这个露水渐凉的夜晚，更让我品出不一样的滋味——那清露，仿佛凝结了我家四代人与一所学校绵延三辈的时光。

我出身于圣王山下一个书香门第、革命家庭。祖父裴汝霖历来非常重视“德业并举，重教尚学，清正廉明，家国同构”的裴氏家训。抗战烽火年代，祖父曾任牺盟会乡宁中心区农救会十三县秘书，为抗日奔走呼号。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，毅然冲破顽固势力的种种阻挠，在沙沟村堡子内创办“私立振华两级小学”，并将这里建成国统区与解放区之间的一座地下交通站。在我出生的前一年，祖父就因病离世。想象中的他，总是一袭半旧的青布长衫，在黄土弥漫的乡间，守着几方破旧的课桌，教孩子们读书识字，教他们在风雨飘摇中挺直脊梁。那时的灯火，该是如豆的一盏油灯吧，光晕昏黄，颤颤巍巍，却硬是在孩童们清亮的眸子里，点燃了不灭的星火。

最深刻的教育从不依靠宏大的叙事，而是这样朴素的传递——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，如露水浸润种子，悄无声息却生生不息。这粒教育的种子，在我父亲裴永康先生的生命里，长成了康杰中学十八年蓊郁的树荫。之后，他便将根须深深扎进稷山师范的沃土，直至1984年退居。

十年时光，父亲的粉笔灰，似乎总也拍不干净，淡淡地染在袖口与肩头。他说话声音不高，却带着讲堂养成的清晰顿挫，在稷师校园有口皆碑。任教导处主任的日子，他以身作则，教学管理细致规范，为稷山师范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。赋闲日子，他关心学校，心系社会，为后稷故里编审文史资料、撰写县志，更不辞辛苦用笔墨为学校立传，曾任《稷师校刊》副主编，执笔书写了“艰难中起步”“探索中前进”前半部校史。稷山师范的改革、发展、辉煌，正是从这一历史性时刻拉开序幕。那些泛黄的手稿纸上，字迹工整清晰，力透纸背，一旁密密麻麻的批注与修正，更是他毕生严谨治学的见证。

“师为人表，唯学好才能教好；范是楷模，先正己方可正人”“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”，是父亲一贯坚持的工作作风和为人准则。父亲以其博学、理性、宽容、慈爱、积极向上精神影响着我，激励着我。是父亲高擎一双大手把我托出了大山。父亲犹如我脚下的石、身后的山，使我的人生踏实而厚重。从他身上，我看到的教育不再是祖父那般悲壮的坚守，而是一种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的日复一日，如今夜之清光。我常常在想，教育的传承不是简单的复制，而是像河水奔流——既保持本真的清澈，又在每个时代激荡出新的浪花。

因了家教渊源，书香润染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初中时，我不仅悄悄读了《诗经》《论语》等国学经典，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等书中人物故事，从头到尾都能记下来，而且能在田间地头绘声绘色讲给社员们听。1979年高考填报志愿时，看着老师手中列出的长长的推荐目录，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师范学院。

1983年，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想回家乡并非易事。记得师大中文系的李国璋书记曾劝我到太原去，农业厅、水利厅、电力厅等，任我挑选。然而，怀着对故土的浓浓依恋，对教师工作的无限期待，我还是努力回到了运城，回到稷山师

与一所学校绵延三辈的时光

裴海涛

范。师院领导给运城行政公署、运城报社的推荐信我则压在箱底，一直未曾打开过。

命运的安排，有时竟如此温润。我像一枚被时光盖下的印章，恰恰落在了父亲工作的这方热土。从一个站在讲台上手心出汗的语文教师，到领着一批批莘莘学子，在文学殿堂里寻梦的辅导老师，再到处理繁杂事务的办公室副主任、副校长，我以校为家，勤勉做事，人文管理为学校赢得诸多荣誉。我个人也先后获得“运城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”“山西省劳动模范”“全国优秀指导教师”等荣誉。

繁忙的工作之余，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，我置身于学校改革的大潮之中，以笔为犁、以墨为锋，为学校的改革与发展鼓与呼，曾主动承担学校五十年校史的编撰工作，积极撰写多篇反映学校管理改革与校园标准化建设的经验材料，相关成果先后在山西省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为典型经验推广，编导制作的专题片《乡村教师的摇篮》在中央电视台相关栏目播出。

岁月蹉跎，波澜不惊，所牵所念乃文字、乃校园、乃悠悠花华。1987年，74班几位学子，因一种爱好，开辟了一方园地。历经数载，一批批学弟学妹，寸管在握，在这方园地耕耘收获。因了稷师的这份文字之缘，他们成为各条战线佼佼者。作为辅导老师，我很幸运在他们的芳华年代，有过这样一段温暖陪伴。

1998年暑假，我奔走采写，伏案疾书，完成了反映稷师改革历程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平平淡淡才是真》。作家张平以“小人物，大作品”为题作序推荐。该书荣获“共和国的脊梁”全国大型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。稷山师范的教育教学改革也由此登上了全国舞台。

我的青春与生命，都与这座校园的呼吸同频共振。同时我也亲历并见证了一代代稷师人，以“敬业创新、无私奉献、顽强拼搏、高峰敢攀”唯先是夺的精神，团结奋斗，共同谱写着师范教育的辉煌篇章。那一本稷师校史，从父亲笔下的创校开篇，到我编写的改革长卷，我们父女，竟用笔墨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为这所学校的半个世纪的历程做了最恳切的注脚。

站在父辈的肩膀上，我才真正懂得：教育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漫长旅程中的信使。教育的奥秘或许就在于，当我们致力于塑造他人时，不经意间也完成了自我的塑造；当我们以为是在付出时，其实收获了最丰盛的生命。

2012年两校合并的那个秋天，梧桐叶落得格外慢，像迟疑的标点悬在半空。我常从新校区的回廊望出去——后稷故里的青黛与山岭的赭红在夕照里交融，仿佛两卷不同年代的宣纸，被时光匠人熨帖裱糊。夜半加班时，抬头忽见故校的紫藤影在月光下爬上新砌的墙垣，才懂得有些根须，纵使迁徙千里，依然会在梦深处发出新芽。

2020年，工作37年的我光荣退休，侄儿与侄媳还依然在这片父亲与我耕耘过的土地上工作着，他们满怀赤诚地为学校的未来努力着。四代教育坚守，三辈师徒情缘，这分明是一份薪火相传的接力。传承的真谛，不在于血脉的延续，而在于精神的皈依。

如果把教育工作者比作一盏灯，那么这盏灯，就是深夜备课室里不眠的星辰；是讲台上循循善诱的温润眸光；是学生迷茫时一句醍醐灌顶的点拨。我们甘愿成为持灯的人，立于知识的渡口，用自身的光亮，驱散迷雾，为那些年轻的船只点亮前行的航程。我们的喜悦，不在于自己被铭记，而在于看到学生们走向我们未曾抵达的远方。

值此学校双甲子之庆，这一百二十年的风雨长廊，我们这小小的家族，竟有幸陪伴着走了大半程。不仅以青春践行稷师精神，更在于对教育事业如星辰大海般不懈的追求与奔赴。露水悄然在窗外的草叶上凝成，闪着钻石般的光泽，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作《用生命影响生命》一字一句在我的耳畔回响。

生活写真

冬意渐浓人自醉，心境澄月乐相随。2025年秋冬的冷风如时光低语，让我的思绪随着落叶轻舞，在凉意中珍藏着温暖与期待。

秋冬的风，把最后的一点暖意揉碎在街角，梧桐叶卷着细密的阳光，在路面上铺成金黄色的毯，踩上去会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，像季节在轻声道别。遥望那远山，早已褪成了淡墨色，只剩下几棵柿子树举着橙红的果，像不小心撒在宣纸上的朱砂。

傍晚的云压得很低，染上焦糖与橘粉的渐变色，归鸟的翅膀剪开暮色，留下几声清脆悦耳的啼鸣。街上路灯亮起时，空气里开始飘着烤红薯的甜香，混着枯草的淡味，成了秋冬最妥帖的慰藉。

这天是周末，寒风起，落叶飘。周末的傍晚，风卷着枯叶掠过窗棂时，我正裹紧外套往老地方饭店赶去。秋冬的凉意总带着几分执拗，顺着衣领往骨子里钻，路边的梧桐落尽了最后几片黄叶，枝丫疏朗地刻在灰蓝的天幕上，倒衬得街角那盏暖黄的店招愈发醒目。

我推开门的瞬间，熟悉的喧闹声裹着热气 and 暖意涌了过来，紧靠楼梯的那个包间里，一张桌子旁早有几个老友坐定，面前的汾雁香酒已开封，酒的流香混着菜的飘香，在空气里织成一个柔软的网络。见我进来，几个老友纷纷起身打招呼：“就等你了，酒还是你爱喝的酒！”

凉菜还没上齐，就有人拿起酒壶斟酒。初倒时，酒液是透亮的琥珀色，像把秋冬的月光揉碎了装进去，顺着玻璃



“让文物讲故事”全国漫画大展作品选登

蝉声赋予爱情美

普教寺里觅知音 孙诚管 作

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提供

我家旧木柜深处，那只沉淀着岁月沉香的樟木箱里，静静躺着一封叠得方方正正的信。信纸泛黄发脆，边角晕着时光的暗黄。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，上海市龙江颂剧组写给父亲的回信。这薄薄一页纸，裹着一段藏了近半世纪的往事，也裹着一颗沉甸甸的“认真”之心，在樟香里酿成了岁月的回甘。

父亲打年轻就痴恋文学、迷醉戏剧，床头总堆着卷了边的剧本和诗集，纸页间夹着干枯的书签，密密麻麻的批注爬满页边。1972年年初，檐角的雪刚化透，融水顺着青瓦滴答成韵，父亲对着收音机里《龙江颂》的试演选段入了迷——那激越的唱词、滚烫的情怀，顺着电波漫进心底，让他彻夜难眠。当晚，他便伏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铺开粗糙的稿纸，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：“敬爱的《龙江颂》剧组同志，久闻剧目立意高远，唱词铿锵，盼能寄来演出剧本，以便逐字研读、潜心学习……”信末，他忽然想起剧组或许事务繁忙，怕添邮资负担，特意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崭新的8分邮票，轻轻夹在信笺间——那是彼时平信的标配邮资，也是他能想到的最妥帖的周全。

秋冬与友倾盏之暖

■曾五元

杯壁缓缓流下，在杯底积成浅浅的一汪，用手端起晃一晃，杯壁上便凝着细密的酒珠，慢慢往下淌，像时光在杯沿走得极缓。

凑近时，先闻到的不是烈，是粮食的醇香。这是春日里埋进土里的高粱，在夏阳里拔节，又在秋霜里沉淀，最后在陶瓮中与时光纠缠，才酿出这一缕绵密的气息。没有花哨的香，只有土地的厚重，像爷爷当年蹲在田埂上抽旱烟时，衣角沾着的麦秆香，踏实得让人安心。

“咱们先碰一个！”不知是谁起的头，几只酒杯撞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像把许久未见的惦念，都融进这一声碰撞里。酒初入口时，舌头会掠过一丝微烈，却不刺喉，反倒像一把温柔的小刷子，轻轻扫过味蕾。顺着喉咙往下走，暖意便悄悄漫开来，从胃里漫到四肢，指缝里都透着暖，连窗外的风都好像软了几分。这暖不是炭火的燥，而是老棉袄裹着的温暖，更是小时候冬夜围炉时，母亲递过来的热汤的温度，熨帖着每一处需要慰藉的角落。

酒过三巡，月亮已升到树梢，清辉洒在酒瓶上，映得瓶身的图案都清晰起来。这时，众人话匣子也跟着打开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，有人说最近工作的繁忙，有人讲儿孙的趣事，有人提起前些年一起在办公室里分吃烤红薯。聊起那些被时光冲淡的琐事，没有惊天动地的话题，却字字句句都熨帖人心。说话声裹在暖融融的水汽里，就连窗外渐浓的夜色，都显得格外温柔。

乡情一缕

故乡小米香

■谷树一

自从小苗老师给我寄出小米后，我就期盼着来自故乡的小米。

事情还得从今年春上说起。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我从抖音上看到了一位名叫“山村小苗”的女孩。现在的年轻人纷纷走出去，去外面闯世界。而她看起来也就三十来岁，耐着寂寞，把美好的青春留给了大山。她春天摘蒲公英，夏天雨后捡地软，秋天摘柿子。看到她的抖音总能令我想起小时候，想起故乡。她们一家人住在窑洞里，菜园子就在自家院里，紫黑的茄子，红嘟嘟的西红柿，青翠欲滴的辣椒，她摘回来的蔬菜透着水灵透着新鲜。她家出门就是山，尤其雨后云雾缭绕，犹如步入仙境。

她家与我老家的村子相距不远。我同学冯海明应该与她是邻村。那年麦收时，我去帮同学收过麦子，饭后他带我去邻居家串门，那里的人待人热情，民风淳朴。

五月底的山村田野充满了生机，乡亲们在种谷子，播种机的轰鸣声与人们的笑声交织在一起，小苗的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。从那天起，我在内心期盼着谷子成熟的那一刻。

说起小米，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冬天。放学了，我顶着刺骨的寒风回家，跺着脚边搓着双手边揉着冰冷的耳朵，老远就望见了我家屋顶那缕炊烟。推开屋门，炕沿上早已摆好小桌子，母亲把饭菜端上桌，熬好的红薯，炒好的酸菜，碗里的小米饭冒着热气。我家吃饭时几乎不说话，只能听见吸吸溜溜的喝粥声和咽菜声。妻子生下闺女后，在我家就喝了三个月的小米粥，一天四五顿。在我老家，产妇要喝一百天小米粥，说是小米最养人。反正世世代代都是这样传下来的。

以前每家都种谷子。要成熟了，不时会飞来成群的麻雀，父母便在田里插几个草人。最辛苦的要数收谷子了，胳膊上挎

道下次相聚仍会如期而至。

晚风里，酒香还缠着我的衣角，心里却暖烘烘的。原来老友间的聚餐，喝的从不是酒，而是借着这杯盏，把疏离的时光焙热，让彼此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总有这样一群人，等着和你碰一杯，聊一场无关功利的天。原来秋冬的暖，从不是来自发火，而是来自与好友围坐的时光，来自藏不住的人间烟火。原来秋冬最妥帖的暖，从不是厚外套裹住的温度，而是这一盏盏慢斟的酒，更是围坐在桌边，能把闲话聊得发烫的好友。

秋冬的冷，是季节的底色。老友倾盏的暖，是岁月赠予的糖。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、彼此牵挂的心意、无需掩饰的陪伴，就像这杯温过的酒，在寒冷的时光里，慢慢沉淀出最绵长的暖意，漫过秋冬的萧瑟，也漫过往后的岁岁年年。

夜深时，我忽然明白，酒最动人的地方，从不是它的度数有多高，而是它像一位沉默的老友，陪着我走过多少个春秋，把寻常的日子里的平淡，酿成了多年后值得回味的甜。

常有人说酒烈，可我觉得它最懂人心。失意时独酌，酒液滑过舌尖，那些说不出、不能说的委屈，像被温水泡开的茶，慢慢舒展，又悄悄沉淀；得意时与友人共饮，酒杯碰在一起，清脆的声响里，有无需多言的默契，酒入喉间，连欢喜都变得更实在。

这盛的哪里是酒，是岁月里的故事，是心底的牵挂，是那些说不出的温柔。

着篮子，一手捏着谷穗，一手拿镰刀割了谷穗再放进篮子里。我常常是干不了半天累得腰酸背痛，站在田里望穗兴叹。谷子从地里收回来后还得碾还得晒，全靠人工。

有天我问母亲为啥家里现在不种谷子了？她告诉我有一年村里就我们一家种着谷子。谷子快成熟那阵，每天有赶不完的麻雀，结果麻雀把我家的谷子啄得几乎颗粒无收，后来就再也没种过。去年回家，父亲托人买了几十斤小米，说是从泗交的山里买的，我临走时带了些小米回石家庄。

母亲在老家熬小米粥用大铁锅，烧的是柴火。我每次喝感觉特别香，尤其爱喝锅边上那层米皮，有人说那是米油。母亲熬粥时还放了红豆红枣花生豆，掀开锅盖丝丝缕缕的香味直往鼻孔里钻。别人吃饱出去半天了，唯独我还端着碗慢慢悠悠地喝着粥。

我天天盼着小苗家的小米。十一前还从她的抖音里看到她与村民们收谷子的视频。后来老家天天下雨，淅淅沥沥下了一个多月。我焦急之心与日俱增，有天我实在按捺不住，私下问她怎么还不见出售小米的消息。她说早在视频里发过了，只是我没留心。

千呼万唤终于盼来了故乡的小米。我匆匆撕开快递包装，看着金灿灿的小米，好似看到故人般亲切。自从有了快递，买东西方便多了，手指轻轻一点，心心念念的美食即刻从遥远的故乡飞奔而来。

当天晚上，妻子用故乡的小米熬了一锅粥，味道不是我预想中那么香。前几天，她去旅游了，我亲自熬了一锅粥。由于我沉迷于手机，等想起来时，水被熬干了三分之一，粥熬得浓了稠了，锅边起了一圈米干。我在熬一锅时光的粥，粘粘稠稠香香甜甜。喂了一口，嗯，就是这个味，故乡的味道。

面。后来转去当教师，他的教案写得比学生作业还工整，字迹娟秀，重点突出；晚自习时，他蹲在教室门口的煤油灯下批改卷子，笔尖在纸上不停游走，不知不觉就磨秃了好几根钢笔尖。如今退休二十年，他每天雷打不动读三小时书，笔记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，墨痕晕染间都是岁月的沉淀；他还主动帮邻里订报送刊，沉甸甸的报纸捆在肩上，脚步却依旧稳健；村委会板报的粉笔字，他永远写得最端正，横平竖直间，都是藏不住的认真。

这封信我已珍藏了快四十年，纸边早已泛了黄，墨痕也添了些许斑驳，却总在整理旧物时忍不住拿出来摸一摸。父亲的“认真”，就像这枚4分邮票，经得毫不起眼，却沉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，重得掷地有声。如今我教孩子写作业，会指着泛黄的信纸，说起爷爷为4分邮资较真的往事；儿女备熬夜时，我把这封信压在他们的笔袋旁，让纸页间的檀香与认真的气息萦绕不散。我不是要他们守着旧物不放，而是想让这“认起真来”的劲儿，像樟木箱里的香气，穿过岁月的阻隔，一辈辈漫开去，浸润每一段平凡的日子。